

獅子的八張臉

採訪整理◎蘇惠昭

五十年了，幼獅文化就像大宅院，每一個時代的風流人物，就是這宅院的一面窗、一張臉。他們帶領幼獅看到新世界，也讓世界認識不同的幼獅。

五十年了，幼獅文化代表人物多，卻無法一一列舉，本篇專訪從編輯、管理跟行銷，並依據到職時間，介紹八名幼獅代表人物。請看「幼獅的八張臉」：
痲弦、何寄澎、陳信元、孫小英、劉淑華，以及林麗娜、馬大成、廖翰聲。

痲弦，本名王慶麟，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，曾服務於海軍，後應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，獲威斯康新大學碩士學位。曾主編《創世紀》、《詩學》、《幼獅文藝》等雜誌，及任《聯合報》副刊組主任。現旅居加拿大。



永遠的總編輯
痲弦（前幼獅公司總編輯）

——直到今天，我每年都還用幼獅的年曆本當記事本，有一年遲遲才收到，新年度都過去兩個月，我趕緊把用了兩個月的記事本收起來，換上幼獅的。不用幼獅記事本的本子，日子好像過得假假的，不真實。那麼多年過去了，《幼獅文藝》來來去去的人，他們的面孔和作品，還仍經常於浮現我眼前……。幼獅之於我，就是這樣一種永遠無法割捨的情感，彷彿始終沒有離開，與它同在。

我在幼獅二十多年，擔任期刊部總編輯兼《幼獅文藝》主編，期刊部有《幼獅月刊》、《幼獅學誌》、《幼獅文藝》、《幼獅少年》四本刊物。

當時幼獅是救國團旗下的文化單位，具濃厚的官方色彩。我有一種「照顧遺孤」的心情進入《幼獅文藝》，接手朱橋留下的缺，那年他自殺身亡。朱橋把月刊辦得有聲有色，我承續其風，舉辦座談會、文藝營和編研會，盡可能把官方色彩降到最低，讓它看起來就像一本民間刊物。我的想法是：把《幼獅文藝》辦成一本純文學的雜誌，嗅不出官方味，這才是對救國團最好的宣傳，總部對我們的「民間化」、「獨立化」完全尊重。

那時我年輕大膽，百無禁忌，就帶著編輯廖玉蕙到東海花園採訪「很左」的楊達，《幼獅文藝》遂成為第一本介紹楊達的文學雜誌。臺灣日據文學也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，基於這樣的理念，我邀請史料蒐藏最豐的吳瀛濤主持「光復前的臺灣文學」專欄，《幼獅文藝》又成為第一本整理臺灣文學的雜誌。臺灣文化、文學要國際化，成為華人文學中心，擺脫孤島的命運，非得要多方延攬海外的稿子，這更我在《幼獅文藝》不遺餘力的努力目標。

在兩報副刊尚未形成氣候的時代，《幼獅文藝》、《現代文學》和《文星》號稱三大文學刊物，分量不相上下。很多在《幼獅文藝》發表第一篇小說、第一首詩的年輕人，如今都成了大師如余光中、林懷民、蔣勳……。

何寄澎，現任考試委員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，曾任幼獅文化公司總編輯、臺灣大學中文學系系主任、大考中心語文表達能力測驗研究計畫主持人、學科能力測驗暨指定科目考試閱卷召集人、教育部顧問室顧問兼副主任等。



幸運又溫暖的記憶 何寄澎 (考試委員)

—— 一個人，如果能在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中遇到一群熱心而無私心的同事，以及不以營利為唯一目標的各單位主管，包括救國團總團部，支持他利用理想和熱心去編纂沒有太多商業價值的學術叢書，這是何等的幸運？

如果三十多年前結識的同事至今還有聯絡，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人情多麼溫暖的單位？

這就是我的幸運，我和幼獅的關係。在我最年輕，初入社會，對工作充滿各種想像，像一團坯土等待被塑造的時候，我進了幼獅。每當我想起幼獅，是許多個我要感謝的人，他們的名字個

我渴望人才。為了找到人才，除了固定在復興文藝營和編輯研習營明查暗訪，我每天都趴在編輯桌上寫信邀稿，投稿未獲錄用的年輕人也會接到我附送其他各種文藝刊物資料的「退稿信」，另外像復興美工的畢業展，也是我尋找人才的窗口。

我一身的編輯基本工法都是在幼獅練就的，幼獅教育我如何成為一個好編輯；也因為幼獅，我立志成為一個最盡職的編輯，犧牲那個詩人的「小我」。編輯不是為人作嫁，這是一個事業，更是偉業，編輯是點火的人，他可以創造作家、設計作品，這一點我想小英（幼獅公司圖編部總

編輯）完全了解。沒有幼獅的訓練，日後我接掌《聯合報》副刊，豈有能奈與《中時》人間的猛將高信疆對陣？

半世紀過去了，回首的同時，未來的半世紀其實更為重要。對幼獅，特別是對《幼獅文藝》，我認為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好時刻，解嚴之後殘餘的限制沒有了，她終於徹底走出學校班刊角色的時代，擺脫教育的包袱和訓導任務，也不必假裝是民間刊物。它明亮、大開大闢，有年輕人接棒，發揮本事，對青年文化的看法更寬大，這是文學最黑暗，也是最光明的時代。

圖片提供◎ 痙弦

幼獅文藝
2008.10

個在我的記憶中占有重要位置：宋主任時選、潘主任振球、謝副主任又華、王總經理生年、朱主編一冰、陳總經理康順、曾總經理紀群，以及劉元陵、黃力智、柯健華、陳婉容、陳祖彥……等，真的說都說不完。

民國六十五年我進入延平南路上的幼獅公司編譯部，總經理是陳康順，朱主編一冰是我的直屬長官，痲弦為期刊部總編輯，那是我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對不懂何為編輯的我，還好有劉元陵不厭其煩，一步一步教導我。

隔年我調為總經理秘書，轉任行政工作，若我現在有稱得上專業的行政sense，都要感謝陳康順總經理的培養。

兩年後因為念博士班，我轉為兼任，然後應該是七十二、七十三年，痲弦離開，期刊和圖書部合併，我又轉回專任，擔任總編輯。

那段時期幼獅策畫了一套套堪稱重量級的大書，有《世界文明史》、《幼獅少年百科全書》、《觀念史大詞典》；而後者則備受文哲界推崇至今。記得《幼獅少年百科》的文案就是我寫的，大意是花五千元為孩子買一個豐富美麗的人生——這其實不是廣告口號，而是我們所相信的事。

幼獅重視傳統與現代之匯通，文史哲叢書代表傳統，現代性任務則有《幼獅文藝》、《幼獅少年》以及其他難以盡書的教育、心理、法律、政治等專書承載；我那時規畫的「華夏之美叢書」即意在追求精緻文

化的同時，不能忘記傳統。

面對一本書，我們有衡量的標準：若幼獅不出會有人出嗎？答案如果為否，就算只賣幾百本，幼獅也會出，但也不能單純的只顧理想，「假期讀物」就是從我擔任總編輯時開始規畫，我們選擇一些小品散文、好詩佳詞編輯成小書，讓孩子在假期中有好書為伴，得到心靈的滋養。

回想起來，幼獅給予我的，比我為它付出的還要多。我在這裡學習編輯技術，培養行政能力，洞悉做事的方法以及做人處世的態度，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半個世紀過去，幼獅無可奈何要面對一個混亂喧囂、八卦充斥、瞬息萬變的世界，一定有人提醒幼獅要與時俱變，甚至學一點「譁眾取寵」技巧，如此才能在變動的環境中生存，但從另一個角度反向思考，如果要跟著時代、社會的變化而變化，走來一定踉踉蹌蹌。幼獅的存在價值是什麼？就是出版優質好書，扮演社會清流。這個核心價值一定要守住，出該出的書，走該走的路，用精緻文化去補生了病，而且病得不輕的學校教育，以及社會扭曲的價值觀。

50幼獅，我以你的名字祝福你，永遠年輕、充滿活力。該出的書，走該走的路，用精緻文化去補生了病，而且病得不輕的學校教育，以及社會扭曲的價值觀。

50幼獅，我以你的名字祝福你，永遠年輕、充滿活力。